

骨肉親

那 沙 著



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 行

親 肉 骨

著 沙 那

行印店書華新北東

骨肉親

1949.7.初版

著者 那 沙

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

印刷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廠

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

分店 瀋陽 哈爾濱 長春 大連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
佳木斯 安東 四平 錦州 承德 北安 營口 內蒙

瀋• 5,000

共產黨領導廣大人民對日寇進行艱苦奮戰的年代，英雄事蹟多又多，驚人故事說不完。這裏說的只是一個小小的故事，可惜我拙腮笨舌說不生動也說不完全。就算略表我對苦難中奮鬥的人們的一點敬意吧！

——
作者

目

次

第一段	湖淨場光起風雲	一
第二段	起獸性血洗子莊	八
第三段	救壯丁老三用計	一七
第四段	送美女太君喪命	三二
第五段	中奸計英雄流血	三九
第六段	護愛子丁娘斷臂	四八
第七段	喪妻兒心如鐵石	五八

第一段 湖淨場光起風雲

正是一場秋雨一場寒，十場秋雨不穿單，湖淨場光轉眼到了立冬時分。老年人搬着小筐村邊去拾莢，繞到自己的田間細看那青綠的麥苗。陣陣西風吹送着枯黃的落葉，也吹送着山野間撲草拾柴的兒童們的歡樂的歌聲。歡樂的歌聲歌唱着歡樂的日子，歡樂的歌聲歌唱的是：

天上有顆北斗星啊

地上有個毛澤東

毛澤東領導咱們過日子啊

咱們的日子火樣紅

減租清算鬆繩扣啊

窮人透氣把腰伸

挺起腰來往前走啊

緊跟着共產黨大恩人

以往的日子黃連苦啊

今年的日子蜜樣甜

甜是甜來苦是苦啊

當心鬼子掃蕩又興兵

鬼子啊，大掃蕩

他是拆東牆來補西牆

快磨刀，快擦槍

游擊戰，幹一場

這一片村莊，東臨一道大河，西靠一條公路，河東是一片較大的山區，公路西是一片小山地。公路北經縣城折向東去，南經一個市集——古鎮——拐往西方；縣城到古鎮是四十里的路程。這一片土沃人稠，又是東西南北的交通要道，是年來敵我反覆爭奪之地。去年青紗帳起，西南鄉八路軍收復了大塊地區，日本鬼子急了眼，慌忙從這裏調兵西去，只留下一部份兵力保守北面縣城。河東八路軍正好趁這機會插了過來，把公路攔腰砍斷，佔領了公路西的那塊小山區，路東河西這一片村莊也從此把腰伸，連古鎮也重歸我手。一年來，王莊、于莊、丁莊……莊戶人掌了權，組織了農會，民兵，婦女、兒童各種團體，開了減租清算，千百青年人參加了八路軍，村村都有樸實的人們加入了共產黨。幾次從縣城出來擾亂搶糧的小股敵人，也都吃了當地民兵的苦頭。人們看清了自己的道路，人們知道怎樣纔能夠過着好光景，人們擁護自己的領頭人『老三』。

老三本姓王，小名喜來，二十五歲，王家莊人。父親早歿，從小隨着母親討飯過日子，後來就在當莊財主王步仁家當放牛小，長大當了長工。大家許要問，老三到底有兄弟幾人？老三原是獨生子，

並無同胞兄弟姊妹，只因他二十歲那年，他受够了財主的罪，嘗盡了鬼子、漢奸的欺辱，他狠了狠心，撤下了家人投奔了八路軍。他在八路軍裏，兩三年的功夫，戰鬪、學習、生產三樣他都爭了模範，在一個發獎的人會上，班裏的同志提了這麼一條意見：說是王喜來的名字太古板了，如今他三樣得了模範，真好比中了三元，不如改名叫王三元吧。這條意見得到全場同志的熱烈鼓掌，他本人那有不贊成之理。後來他因傷殘廢，直到去年青紗帳起，河東八路軍收復這塊地面的時候，他被派回區上當武裝委員，後來升任了區指導員。他領着民兵打擊縣城出動的敵人，他領着勞苦爺們鬧減租……。鬼子、漢奸，財主地東恨他又怕他。村村戶戶，男女老少却又敬他愛他。大夥都把他看成自己的骨肉，親熱的叫他「老三」。老三的故事多又多，在這裏舊話不多提，轉回來說說眼前的事吧。

這幾天風聲怪緊，傳言：日本鬼子害怕八路軍一天強似一天，有朝一日一個一個地拔掉他們的據點，所以先下手為強，東拉西湊，調集了大兵決心奪回這片地面，修通公路，把住這交通要道。

這一天晌午，區上剛發下了緊急通告，叫大家空室清野，加緊備戰。人們正忙着掩埋東西，路西的山上忽然間就打響了。接着出乎意料的一大隊敵人的騎兵向古鎮衝了過來。好在古鎮前面小嶺上敵人騎兵踏響了幾顆地雷，駐守古鎮的八路軍纔來得及佈開陣勢。激烈的戰鬪堅持到傍晚，路西山上的八路軍剛剛撤到路東王家莊一帶，敵人已經佔領了古鎮，對路西原來八路軍的陣地也團團包圍了。北面從縣城出動的敵人也在這時候到了于家莊北八里的道口村。原來鬼子這回一心想把這裏的八路軍一網打盡，無奈八路軍棋高一着教鬼子撲了空。可是撤到王家莊一帶的隊伍，無論如何得在今晚趕快撤到河東。

北風尖叫着，天黑得伸手不辨五指。王家莊村東頭擠滿牲口，小車和擔架。區長光着頭，敵着懷滿頭汗地跑着，好容易纔分批的派了區中隊的人領着撤走了。這時候，這裏只剩下王家莊裏何副營長帶領的一個後衛連了。區指導員王三元——老三，趁着這個機會就在他自己家裏找了王莊的村長王有信，丁莊的民兵隊長丁廣安，于莊的指導員于春，還有何副營長六、七個人開了個秘密會。

何副營長講了講鬼子的陰謀，接着說：「軍隊撤走也是暫時的，大夥都明白八路軍打仗的辦法……不過，俺們走了，兄弟爺們又得遭罪了！」他說到這裏停住了，暗淡的豆油燈光映照着 he 閃亮的兩眼，他猛地抬手擦了擦眼，站了起來，高聲地說：「俺們很快就會回來的！大家要沉住氣！俺們不會甩下大夥不管，我回去要求上級從明天起讓我帶個隊伍來回打游擊。萬一有個什麼危急的事拚上這條命也得替大夥出口氣！」

王莊村長王有信還是那末慢吞吞地說：「我看就得沉住氣，拿着雞蛋往石頭上碰還有甚麼？明爭不了咱就暗鬪，反正他們不能把咱一個個都拴住。」王有信話未說完，大個子于春急忙搶着說：「我可沒那樣的耐心煩，反正豁上了，鬼子要動我一根毛我就和他拚了算完。明了不爭暗鬪，咱還能和他暗鬪一輩子？再說咱這又沒個諸葛亮給咱們當軍師！」何副營長看于春那副神氣，不由得笑了起來，說：「諸葛亮就在眼前。」王有信插上向于春俏皮了一句，說：「就怕你有眼不識泰山！」于春給他們這一說，怔了一下，回頭看了王三元，說：「你們說老三啊？」王有信點了點頭，說：「真不離，粗中有細，點到就知。」丁廣安倒有點不耐煩了，說：「快別扯了，讓老三說說吧，往後可怎麼辦啊？何營長他們也該走了。」一直坐在角落裏抽煙的王三元，站了起來，走到桌前把油燈挑亮了。

點兒，說：『我贊成何營長的話。有信的話也很有理。于春倒真是硬漢子。可是往後日子可長着呢，光憑一陣熱氣也不頂事。鬼子把咱這裏都佔了，咱們就得給他暗鬧。先別讓他弄去咱們的人，別讓他弄去咱們的東西，再就想辦法弄得他吃不安睡不着。』王三元越說越有勁，『弄得他暈頭轉向，讓他們死在咱們的地頭上。要緊的是咱們的一片心，不是一股氣。咱們寧死不能告訴鬼子一句實話，該死就死是真正的好漢，害了別人害了同志的都是怕死的孬種。』這時，于春、丁廣安、王有信三個不由得都站了起來，走近了王三元。于春拍着胸膛說：『指導員，我于春絕不充孬種！』丁廣安說：『我不能忘了我的父母——共產黨。』王有信說：『別的我不會說，要是我有個三心二意，我就算死了也得把我的死尸扒出來餵狗！』王三元說：『咱們幾個人沒什麼可說的。得好好的帶領着大夥一步一步的往前幹。光憑咱們幾個領頭的什麼也幹不成。』

這時候，區長急急忙忙地從外面跑了進來，說：『老三，你們還沒說完麼？何營長，天不早了，隊伍該走了。老三，我今晚跟何營長他們一塊到河東去，有一些要緊的東西得我親自去安排，過幾天再拐回來你怎麼樣？你也暫且到河東躲躲風頭吧？』王三元不哼聲。王有信他們三人也一齊說：『對了，老三！鬼子要知道你在這兒，說什麼也不會放過你的，還是閃開兩天跟區長一齊到河東去吧。』王三元看了看大夥，慢慢地說：『一些事讓區長到河東去安排就行了。這裏的事讓我來管。抄他媽！就算鬼子有天羅地網，老子不含糊。』他轉身從一口破缸底下拿出了一包文件交給了區長，說：『老張，這個你帶走吧，要是給鬼子弄去了就是送了二三百人的命。』接着對于春他們說：『快回去吧，要小心！』于春走到王三元面前，半天纔說出了這麼幾句話：『老三，你要不到河東，就到俺莊上住吧。』

俺莊靠河邊離古鎮十二里——還遠一點，再說俺莊鋼槍也多……」王三元搶着說：「你這大個子，你自己別冒冒失失的，少讓我操心就好了。快走吧。」于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彎了彎腰走出小門去了。王三元尋思着再囑咐他幾句話，但沒有說出口就讓他走了。老實話，王三元總是擔心着于春那硬性子自個兒行事會出岔子。王三元盯着區長和何營長，使勁地握了握手，回頭對有信說：「你去村頭上看看吧，三更半夜的，別讓大夥再打擾何營長他們了，動靜怪大的。」他們三個人匆匆地走了。

他們三個人好容易摸到村頭上，只聽得人們悄悄的說話聲，後來纔仔細地看清了兩羣人在那裏。一羣正是集合好了準備最後撤走的後衛連，一羣是當莊的男女。有信讓人們壓壓言，何營長有話要說。何營長柔和的說：「鄉親們！我們要走了。我們……」他忽然停住了，好一會纔用發顫的聲音接着說：「大夥忍着點，我們一定要打回來的！」他在黑暗中向值星的揮了揮手。值星的喊出背槍的口令，隊伍靜靜地向着河邊開走了。

送行的人羣裏，開頭有人輕輕地抽響着鼻子，不一會有幾個人哭出聲來了。天更黑了，風，狼嗥似地吹着，忽然豆大的雨點從天上打了下來。

王三元的家裏，這時候只剩下王三元和丁廣安倆。王三元看着低頭靜坐的丁廣安，揣摸着他一定在想着這樣的心事：他有心跟何營長參加八路軍，又怕大夥說他大難臨頭有心躲閃。丁廣安也是從小死了父親，隨着母親討飯過日子，後來也是在財主家出牛力，你看他的右肩膀都給壓歪了，雙手長滿了皸拉。他雖然今年纔整二十歲，可是從他臉上看來他足有三十了。他是喜歡動手做事不愛動嘴的青年。自從減租清算以後，他母子倆纔算真正嘗着糧食的香味。去年河東反掃蕩，他和莊上的民兵

一起參加戰勤，一個白天在萬分危急敵人追趕之下，他背着一個傷兵同志一口氣跑出了五十多里地。王三元也就是從那回起，更加喜歡他，相信他了。

王三元輕輕提醒丁廣安，說：『小兄弟，家走吧！』丁廣安抬頭看着王三元。站了起來緊緊抓着王三元的肩膀，說：『老三哥，讓我跟你一塊吧！』王三元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笑着說：『你害怕了？』丁廣安分辯說：『我自己什麼也不怕，就怕你一個人在這地面上來回不方便。』王三元搖搖頭，說：『還是讓我一個人跑跑吧。一個人愛到那兒就到那兒。』丁廣安搖了搖王三元的肩膀，說：『不，老三哥，說什麼也得讓我跟你一塊兒。你要有個萬一，誰來領俺們在鬼子手下過日子？』丁廣安有點着急，王三元倒哈哈地笑了起來，接着說：『你真孩子氣。我一個人算不了什麼。死了一個老三還有一個老三，咱這地面上能人有的是。』丁廣安不信，說：『能人有的是，你給我說——是誰？』王三元一本正經地說：『反正有，只要他處處替大夥着想的都是。』丁廣安只是搖頭。王三元只好說：『好吧。你先家走吧，用得着你的時候我一定找你。你小心點領着丁家莊的人們對付鬼子吧。你莊離古鎮纔三里地，要緊回去把槍藏好，告訴大家誰要說出幹部名字，對他不客氣。』說着拿起一頂草笠給了廣安戴上。這時候，王三元的老婆正好從裏屋走了出來。丁廣安纔無可奈何地走了。

王三元的老婆掀起衣角擦着眼睛，看樣子她早在裏屋哭了。王三元問：『孩子睡了？』她說：『早睡了。你不走麼？』『到那裏？』『河東。』『我走，甩下這一片村莊的人可怎麼辦？』『鬼子佔了這地面，你能待得住麼？』『那裏藏不下我一個人。』『鬼子要來家裏要我怎麼對答？』『你說早走了就是。』『鬼子要是再——』王三元忽然大聲地說：『怎麼，你怕死麼？』他老婆嗚咽着說：

「我……可憐不滿生日的孩子，要是——」王三元說：「孩子怎麼的？這年頭跟鬼子『打交道』反正是一『你死我活』的事。給我輩筭！」她問：「這時候還到那兒去？」「你別管。」她明白丈夫的脾氣，也不便再說什麼，端着油燈到裏屋去找輩筭。王三元跟了進去。他湊近床邊看了看睡熟了的孩兒，這不滿生日的孩子正閉着眼睛在笑呢！他怎麼知道自已的爸爸在這可怕的深夜還得去冒險呢？

王三元出了家門，冒着風雨向着鬼子佔了的古鎮的方向定去了。到了丁家莊的村頭上清楚地看到古鎮外面鬼子點起烘烘的火光，不時地向四面打着機槍。東北面道口村的鬼子也照樣地打着機槍，嘩嘩的聲音震驚着這一片受難的村莊。

第二段 起獸性血洗于莊

天快明了，大雨還是嘩啦啦地下着。半夜來，古鎮街上一場慌亂，現時也漸漸平靜下來了。佔領古鎮的鬼子漢奸們總算安了營紮了寨。

南北大街上有一間雜貨舖，叫合興棧。這合興棧真是名符其實的雜貨舖子，燒酒燒肉，洋火洋油，糖果茶葉，紙張香燭樣樣俱全。店主東是個鬍子，姓張名福，年紀五十上下，爲人十分和氣，他的生意經是『利少多賣』，所以一向生意十分興隆倒也過得。他手下只有一名十五六歲的小夥計，小名叫鴨，倒也聰明伶俐，說是張福的親侄子。這合興棧是前年鬼子佔着古鎮的時候開張的，去年鬼子

西撤，給搶了一起，八路來了它又大張旗鼓開了起來，昨夜鬼子又來了，隊伍剛一進街，它就給『光顧』了一陣。不過，看樣子店主東並不悵心，他還是要把買賣做下去的。他打發鴨兒去睡，自己却把剩下的一點貨底子往貨架上擺了擺；然後坐在櫃邊上慢慢的吸煙想他的心事。他想的不是買賣，他想的是：指導員和區長他們怎麼樣了；八路軍可都平安過了河東麼？咳，天也怪，這節氣還下這樣的大雨！他想着在自己的隊伍裏當偵察員的那些事，想到有一回不小心給狗貧的弄了去，一陣槓子把一條腿弄爛了。

忽然他聽着好像有人輕輕在敲門。他湊到門縫細聽，果然有人在一邊敲門一邊壓低着嗓子喊着：『老張，老張！』他打開門上的小方格窗往外一看——他怔了一下，趕緊把門開了。進來的人把蓆笠往邊上一擱，他混身都濕透了，凍得直哆嗦。張福關好了門，用埋怨的口氣說：『老三，你怎麼單揀這時候來了！』說着就把他往裏屋推。張福從箱子裏找出了一套舊襖褲，一件半新的襖袍子，一頂黑禮帽。那人上下脫得精光，露出了胸前和肚皮上的幾塊發黑的疤拉。這不是別人，正是身經百戰，出生入死的勇士，如今領着百姓翻身的區指導員王三元。他急忙忙換上了衣服，那副穿戴倒滿像個市鎮上的買賣人。這時候張福已經煨好了一壺酒端了過來，說：『來，老三，喝幾杯暖和暖和。』王三元接過酒來，一連乾了三杯，砸了砸嘴舒服地呵了一口氣。張福問：『老三，你闖到這兒來，是打的什麼主意？』王三元又斟滿了一杯酒，很平常的說：『什麼主意？換了朝代了！就得交幾個朋友，到時候好高攀高攀。』張福玩笑地說：『對不起，我可不能保駕。』王三元哼了哼鼻子，說：『你瞧我是誰？告訴你說，我高了興還得在這裏混個官兒做做哩！』說着笑了，接着正經地說：『哎！老張，那買賣

還有麼？」張福不明白：「什麼買賣？」王三元捏着拳伸着大姆指和小指頭一比劃。張福明白了，說：「啊，你說大煙呵！交朋友這買賣可是少不了。你忘了，我不早告訴你了麼？前年他們在這兒的時候，區長給討換來的一小箱子，還剩了不少哩。」說着，鑽到床底下去，拉出了一個木箱子來，他拍着厚厚的灰塵，一邊往床上拿，一邊說着：「你瞧，煙土、煙槍、煙燈、煙籤子……」這時候，忽然外面起了人聲、馬聲，好大的動靜。張福和王三元急忙跑到門邊，從門縫往外瞅。原來天也明了，雨也停了。只見前頭一隊騎兵騎着大洋馬，中間是一大隊的漢奸隊，後面是「皇軍」，再後面是幾門砲，從轎上拖拖拉拉地正往路東四鄉開去。你聽，你喊我叫的：「快跟上，他媽的迂摸勁兒，滿地黃金也輪不着你！」那個答：「我鞋子掉了！」「你媽的！鄉裏還少你一雙鞋子啦！」吵吵着都過去了。張福說：「咳，又該着大夥倒運了！」王三元說：「讓他橫行吧，看他能橫行到幾時？」兩人說着正要往裏屋走，一陣又急又響的敲門聲，把他倆怔住了。張福悄悄說：「老三，你快進去吧，我去看看。」王三元反過來拉了拉張福，說：「你去告訴鴨兒，讓他機靈點兒！」張福點點頭，進裏屋去了，王三元高聲答應着：「來了來了！」隨手開了門。進來的是一个穿着日本士兵服裝的二十來歲的小個兒，兩手攬着腰賊眉賊眼地搖了進來。王三元恭敬地說：「皇軍！」「皇軍」屋裏請坐！小個兒猛一揮手，吼了一聲：「八嘎！」王三元說：「是是！太君！」小個兒把日本小帽往腦後一推，挺胸仰臉地說：「媽拉巴子！你眼睛長腿溝裏了不是？老子是太君他爹！」王三元看出了這是假鬼子，連忙陪笑說：「是是！官長，官長快請坐！」站在一旁的張福也幫襯着說：「官長快請坐吧，辛苦了！」隨手遞上一支煙又轉身去張羅茶水。小個子好像平了平氣，脫下小帽往桌上一擱，露出長滿禿瘡的腦袋瓜來，他使

勁的蹣了兩下濕透了的破皮鞋，嘩嘩着：『×他小舅子，把老子的鞋都踏透了。奶奶熊，反正當勤務兵的倒霉！大煙，大煙，叫老子這會兒到那兒討換去？抄！』

原來這癩痢頭小個子，姓曹名旦，是皇軍渡邊中隊長翻譯官吳耀廉手下的勤務兵。吳耀廉是個煙鬼，渡邊却是個醉鬼。曹旦這大清早闖進合興棧，就是急著替他的上司討換大煙和燒酒。他叫張福和王三元無論如何得想辦法。張福和王三元故意推搪，最後說，就怕這買賣在皇軍手下是犯法的事，所以不敢……曹旦使勁唾了一口，說：『雞巴！咱這裏當官的，吃喝嫖賭抽那一樣不沾？』接着他又說出了這街上現時駐了皇軍一個中隊，一個保安二大隊。過些日子汽車路修通了，大一皇軍要住到縣城去，因為這小地方不舒服。他又說保安二大隊的大隊長姓牛名德厚，是一個滿臉鬍鬚的大漢子；大隊副姓馬名美言，是一個細高條；還有一個中隊長姓蕭名國維，是一個矮小的瘦猴。牛德厚好色，馬美言好煙，蕭國維却是賭迷。他三人成天爭權奪利，你搗我我搗你明爭暗鬥鬧個不休。曹旦這一片話把王三元和張福說的滿心高興。張福從裏屋裏提出一大瓶白酒，一小盅煙膏，送到曹旦面前，說：『老弟，這點小意思就算是孝敬吧。只要吳翻譯官肯賞光，到小號來的話……』曹旦說：『你供得起？他一天得半斤！』張福陪笑說：『小小不然的；哈哈，只要肯賞光！真是！』曹旦忽然板着臉站了起來，指着張福說：『你想邀買人心麼？你不是八路探子吧！』張福攥了攥鬍子，笑着說：『你看我像嗎？』曹旦又指着王三元說：『你這小子準是八路探子！是不是？說！』王三元往前走了一步，摘下帽子，說：『請老哥仔細查考！』張福一邊說：『老弟別開玩笑，快坐下喝茶吧！』曹旦高興的笑了起來。接着拍了拍王三元的肩膀，說：『不是我姓曹的吹牛，要是八路探子給我這一嚇準能露原

形。我是跟你們鬧着玩的。八路探子那來那末大的膽子跑到我跟前來？」張福和王三元不約而同說：「可不是！老弟真是……」曹旦抓了抓頭皮，得意地笑了。從此，曹旦和合興棧的掌櫃來往不斷，很是投機。

清早從古鎮出去的鬼子漢奸，約好了東北上從縣城和道口村的大隊人馬，在路東王家莊一片村子來回轉遊逛了一整天。各村的老百姓都十分『和順』，各村都有臨時的村長出來應付『皇軍』。不用說，八路軍是連影子也不見了，就連八路區政府的區長、指導員——各村的人說——前十天就跑了。大隊人馬逛了一整天，東搜西剿，據獲的却是一大羣豬、羊、雞、鴨，『凱旋』而歸。只在河岸上兩處河面較窄的地方分兵把守，一處是北面道口村，離縣城十五里，村邊有座大橋，河水很深，由縣城派兵駐守；一處就見于家莊，這裏雖說沒有橋，但是河水只有三四尺深，容易渡過，由古鎮保安二大隊的中隊長蕭國維帶領二十多個人把守，另外還有一個日本班長帶着兩名鬼子兵，負責監督指揮。

于家莊有一道一丈多高的土圍牆，四門上都有一座小砲樓。莊東有一座小土崗，崗上有一座廟，從這裏正可監視河面來往行人，那二三十個人就住在這廟裏。

這一天半夜，鬼子班長在廟裏默着覺得怪冷清，便帶着兩名鬼子進了莊裏，找了于家莊的臨時莊長要酒要肉。這假莊長把班長迎到村公所裏，忙着找人殺雞燙酒。沒想到班長喝到半醉的時候，却向假莊長逼着要花姑娘。假莊長當時傻了眼，連忙去找于春。于春正跟幾個民兵在家裏商議着想法子把老三找來。一聽假莊長說鬼子要花姑娘，當時氣得兩眼冒火，一蹶腳跳了起來，罵着：『×他媽，機來不到一宿就要騎在咱脖子上拉屎了。往後日子還能過麼？依我說，咱們給他幹了！』幾個人說：